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夷堅丁志 卷第二

鄒家犬 筠州新昌縣民鄒氏，豢犬極馴，每主翁自外歸，無問遠近，必搖尾跳躍迎於前，鄒生嘗負租係獄，逾旬得釋，比還家，日已晚，犬喜異常時，爪誤主衣，衣為之裂，鄒以為不祥，語妻曰，我恰出獄，犬乃爾，遼山寺方作屋，吾欲犒匠，可殺犬烹之，副以面五斗往，妻如其言，明日鄒詣寺，命童負一合自隨，至則僧待於門，迎白曰，勿啟合，得非以犬與面來乎，鄒愕然，問所以，僧曰，檀越入坐堂上，茲事言之則不忍，不言則負所托，昨夜夢檀越之父，曰，我以貪戀故，不能超脫，托生為本家犬，故見吾兒歸，必出迎，適以其釋囚繫而還，喜甚，誤取其衣，兒遂與婦謀而殺我充饋，雖然就死，亦幸舍畜身，若得免剝膚之苦，師恩厚矣，生時有銀若干，密埋於灶外，恐為人盜取，常睡臥其上，煩戒吾兒發取之，為作佛事，以資冥福，持所餘尚足營生也，鄒聞言悲慟，且云犬日夜實寢於彼，遂瘞之寺後，歸發其藏，果得銀如數，乃設水陸於寺中。

張敦夢醫

廬陵人張敦，精於醫術，浪跡嶺外，嘗僑寓潮州，夢人邀去，大屋沉沉如王居，立俟門左，吏導之使人，及廷下，望其上帘幕赫然，主人冠服正坐，一少年著淺色衣，紅勒巾，引敦上診脈，敦雲、腎藏風虛，恐耳鳴為害，冠服者曰，連日正苦耳痛，看得極好，且覓藥，顧少年可與錢二十千，敦未暇予藥，驚而寤，不省為何處，疑必神祠也，明日遍訪，未至南海行廟，盡憶所歷，引而上者，蓋東廡小殿王子也，登正殿，瞻視神像，左耳黃蜂巢焉，即謹剔去，焚香再拜而退，又明日，郡之稅官折簡來雲、客船過務敗稅，抵言是君家物果否，敦念初無此，亟往證其妄，見舟人已係梁間，遙呼曰，某乃劉提舉姻家蔡秀才田客，知君與提舉厚，又與監稅游，故托以為詞爾，敦為營解縱去，既而蔡來謝，且餉布帛之屬，正直二十千，提舉者劉景也。

管樞密

縉雲管樞密師仁為士人時，正旦夙興出門，遇大鬼數輩，形貌瘴惡，叱問之，對曰，我等疫鬼也，歲首之日，當行病於人間，管曰，吾家有之乎，曰，無之，曰，何以得免，曰，或三世積德，或門戶將興，或不食牛肉，三者有一焉，則我不能入，家無疫患，遂不見。

小孤廟

呂願中，赴湖北轉運，舟行過小孤山，入謁廟，見案上古銅洗甚奇，有款識，愛之，白於神，以所用銅盆易去，置諸行李舟中，揚帆而上，薄晚係纜，獨此舟不來，明日，先行達九江，商人繼至，言後一舟沉溺，方呼岸上人漉取輻重，呂亟遣往視果也，篙師雲，離廟下未遠，便若有物繫舵底，百計取之不能動，初無風濤，正爾覆溺，點檢所載，雖濕壞皆不失，獨銅洗不知所如矣，他日有客至廟中，蓋宛然在故處。

富池廟

興國江口富池廟，吳將軍甘寧祠也，靈應章著，舟行不敢不敬謁，牲牢之奠無虛日，建炎間，巨寇馬進，自蘄黃度江，至廟下求杯玦，欲屠興國，神不許，至於再三，進怒曰，得勝玦亦屠城，得陽玦亦屠城，得陰玦則昇廟焚焉，復手自擲之，一墮地，一不見，俄附著於門頰上，去地數尺，屹立不墜，進驚懼，拜謝而出，迄今龕護於故處，過者必瞻禮，殿內高壁上亦有二大玦，虛綴楹間，相傳以為黃巢所擲也。

濟南王生

濟南王生，參政慶曾宗人也，登第出京，行數十里間，憩道旁舍，主人亦士子，留飲之酒，望舍後橫屋數楹，簾幙華楚，問為誰，曰，某提舉赴官閩中，單車先行，留家於此，以俟迎吏，今累月矣，遙窺其內，隱隱見女子往來，甚少艾，注目不能去，抵暮留宿，主人夜與語，因及鄉里門閭，審其未娶，為言提舉家一女，極韶媚，方相托議親，子有意否，生欣然唯恐不得當也，主人為平章，翌日約定，女之母邀相見，曰，吾夫遠宦，鍾愛息女，謀擇對甚久，不意邂逅得佳婿，彼此在旅，不能具六禮，盍相與略之，乃草草備聘財，擇日成婚，且許生挈女歸濟南，須至閩遭信來迎，既別不復相聞，生不以為疑，女固自若，歷四五年，生二子，起居嗜好，與常人不殊，但僕汲水時，只用前桶，而棄其後，以為不潔，自攜一婢來，凡調餽縫紉，非出其手不可，夜則令臥床下，忽告生雲，我體中不佳，略就枕，切勿入房驚我，生然之，俄頃，震雷飛電，大雨滂沛，火光煜然，盡室危怖，移時始定，女與婢皆失所在矣，初生之入京，道經某處龍母祠，因入謁，睹龍女塑容端麗，心為之動，默念他年娶妻如此，足慰人心，及出門，有巨蛇蟠馬鞍上，驅之弗去，始大恐，復詣祠拜而謝過，泊出乃不見，後遇茲異，識者疑其龍所為雲。

海鹽道人

王觀復待制本崇寧初，為海鹽令，當春月，啟縣囿賣酒，遊人沓至，王長子鉞，字秉義，年十餘歲，亦縱目焉，逢一野道人，舉手前揖，呼為供奉，談笑久之，乃去，鉞惡其官稱，歸以白父，莫測所謂也，後十年，政和官制行，改西頭供奉官為秉義郎，始悟道人之言，乃更名鉞，而字承可。

二鰲哦詩

王承可侍郎，建炎末，居分寧田舍，夢黑衣男女僅三十輩，兩人如夫婦立於前，餘皆列於後，泣拜乞命，夢中似許之，明日，縱步門外，逢村民負鰲來，傾置地上，二者居前，餘二十六枚在後，恍惚昨夕事，盡買之，放諸溪流，是夜夢二黑衣來謝，且哦詩兩句雲，放浪江湖外，全勝沮洳時，超然有自得之貌，喜色可掬，蓋向者處陂澤之間，而為人所取也。

張通判

幹道六年，縉雲人張某，為韶州通判，隨行僕與婢通，事敗，擒付獄，陰諭錄參吳君，使斃之，吳以白郡守周濟美，舜元周以為不可，使正法具獄，杖脊配隸嶺北，張意不滿，擇本廳軍校使護送，戒雲、殺之而歸，當厚賞，校奉命就道，越二日，拉殺之於南雄境上，是夜周夢僕泣訴曰，某有罪，賴使君全活之恩，今竟為通判所殺，幸使君哀之，明日，窮治其事，軍校者已歸，趣治之，亦坐決配，張在書室，見僕立於前，方以未押行為怒，忽無所睹，即仆地，遂得疾暴下，逾旬而卒。

孫士道

福州海口巡檢孫士道，嘗遇異人，授符法治病，甚簡易，神應響答，提刑王某之弟婦得疾，為物馮焉，斥王君姓名，呼罵不絕口，如是逾年，禳祀禱逐，無不極其至，不少痊，聞孫名，遣招之，孫請盡室齋戒七日，然後冠帶焚香，親具狀投天樞院，弟婦已知之，雲、孫巡檢但能治邪鬼爾，如我負冤何，及孫至，邀婦人使出，王曰，病態若此，呼者必遭咄罵，豈有出理，孫曰，試言之，婦欣然應曰，諾，少須盥洗即出矣，良久整衣斂容如平時，見孫曰，我一家四人，皆無罪，而死於非命，既得請上天，必索償乃已，法師幸勿多言，且披其胸示之，雲、被酷如此，冤安得釋，孫但開曉動解，使勿為厲，即再三拜謝而入，孫密告王曰，公憶南劍州事乎，王不能省，孫先已書四人姓名於掌內，展示之，王頷首不語，意殊悔懼，蓋昔通判南劍日，以盜發屬邑，往督捕，得民為盜囊橐者，禽其夫婦戮之，其女嫁近村，聞父母被害，亟來，哭悲號忿詈，王怒，又執而戮之，女方有娠，實四人並命也，孫曰，此冤於吾法不可治，特可暫寧爾，它日疾再作，勿見喚也，自是婦稍定，越兩月復然，訖王死，婦乃安。

潮州孕婦

幹道三年，潮州城西婦人孕過期，及產兒，才如手指大，五體皆具，幾百枚蠕蠕能動，以籃滿載投於江，婦人亦無恙，古今無此異也。

張注夢

邵武人張汪·紹興丁卯秋試·夢人以箸插於髻·曰、子欲高薦·當如此乃可·既寤熟思之·曰、吾名汪·若首加點則為注·乃更名注·是年果薦送·將試春官·又夢綠衣小兒自襍中曳其衣·曰、勿遽往·可待我也·既而不利·至幹道己丑·始以免舉再行·而同里丁朝佐·亦預計偕·二人同登科·朝佐正生於丁卯·始悟前夢·戲謂丁曰、為爾小子·遲我二十一年·相與大笑而已·

劉道昌

劉道昌者·本豫章兵子·略識字·嗜酒亡賴·橫市肆間·嘗以罪受杖於府·羞見儕輩·不敢歸·徑登滕王閣假寐·夢道士持一卷書·置其袖·曰、謹秘此·行之可濟人·雖父兄勿示也·戒飭甚至·既寤·書在袖間·頓覺神思灑落·視其文·蓋符咒之術·還家即繪事真武象·為人治病行醮·所書之符·與尋常道家篆法絕異·凡所療治·或服符水·或掬香炉灰·或咒囊·殊為簡易·且告人曰·夜必有報應·無不如意·以治牛疫·亦皆愈·郡人久而知敬·共作真武堂居之·初將鑿池取水施病·盡·忽有泉湧於庭·極甘冽·及加濬治·正得一古井·今其術盛行·而道書不可得見·但以符十許道刻石雲·

李家遇仙丹

豫章巧者李全·舊隸建康兵籍·紹興辛巳之戰·傷目折足·汰為民·而病廢不能治生·乃乞於市·掖二拐以行·目視荒荒·索涂甚苦·每過王侍郎宅門·必與數錢·忽連日不至·謂必死矣·經半月復來·則雙目了然·行步輕捷·自說逢道人授藥方·且戒我服之有效·當貨以濟人·勿冒沒圖利·日得七百錢便足·問其姓不肯言·我積所丐金便成藥·服之十日·眼已見七分·而腳力如舊矣·即用其方賣藥·持大扇書李家遇仙丹·揭二旗於竿·服者皆驗·然所得未嘗過七百錢·一日多至兩千·遂臥病不能出·錢盡乃安·時幹道己丑歲也·

劉三娘

豫章狂婦劉三娘·病心疾·每持二木槌相敲擊·終日奔走於市·衣服藍縷垢污·好辱罵人·夜或宿祠廟中·雖有子為兵·然視之泊如也·宋鎮樞密樸獨識為異人·張如瑩尚書澄作守·常呼入府舍·留三兩夕·與飲食·或棄廷下·或遺矢被中·久之忽告常所往來者·曰·某日吾當死·已而果然·其子瘞諸野·後半年·郡駛往長沙見之·擊槌如故·駛驚問曰·三娘爾死矣·那得在此·笑曰·寄語吾兒·在此甚安·再三問不對·亦不復再見·歸語其子·發視窆處空空然·

興國獄卒

興國軍司理院·有囚抵法·當陵遲·獄卒李鎮行刑·囚告之曰·死不可辭·幸勿斷我手·將不利於爾家·鎮不聽·至市先斷其二手·曰·看汝將索我何·越二日·鎮妻生子·兩腕之下如截·時王濟稚川為通判·親見之·

丘氏豕禍

幹道六年·南雄州攝助教丘悅家病疫·其家大豬育數子·或人頭雞頭豹首馬首·儼如塑繪瘟鬼狀·遂殺豬祭而禳之·其禍愈甚·悅與妻皆死·長子如岡魁鄉薦·亦夫婦並亡·凡八九喪·百計禱禱·久之乃定·此近豕禍也·

宣城死婦

宣城經戚方之亂·郡守劉龍圖被害·郡人為立祠·城中蹀血之餘·往往多丘墟·民家婦任娠·未產而死·瘞廟後·廟旁人家·或夜見草間燈火·及聞兒啼·久之·近街餅店·常有婦人抱嬰兒來買餅·無日不然·不知何人也·頗疑焉·嘗伺其去·躡以行·至廟左而沒·他日再至·留與語·密施紅線綴其裙·復隨而往·婦覺有追者·遺其子而隱·獨紅線在草間塚上·因收此兒歸·訪得其夫家·告之故·共發塚驗視·婦人容體如生·孕已空矣·舉而火化之·自育其子·聞至今猶存·荆山編亦有一事小異·

白沙驛鬼

南劍州東界白沙驛·素多物怪·行客僕廝·單寡莫敢宿·紹興甲戌·方務德侍郎滋帥閩·幕府七八人來迎·皆宿是驛·時當初暑·並設榻堂上·夜久方就枕·主管機宜王曉·忽驚魔詭呼·眾起燭火視之·尚為紛拏抵鬥之狀·良久乃醒·雲·適睡猶未熟·有白衣婦人來·就床見逼·驅逐不去·且挽吾衣不置·諸君起·方相舍耳·眾視曉袒服碎如懸鶉·為之通夕秉燭·不敢寐·李元禮